

“无脚鸟”枕着翅膀睡觉

□朱永波

自从司马迁借陈胜之口说出那句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”后，燕子便被贴上了无志的标签，尤其是小学生，在和同学争论时常会搬出这句话为自己争回面子。

也的确，燕子看起来太普通了，它们没有漂亮的羽毛，没有动人的叫声，人们能看到的永远是它们为些柴米油盐的琐事忙碌碌的身影。即使是越冬，它们也仅是从北方飞到南方，怎么能和大雁、天鹅这些志在千里的鸟儿比呢？

其实，燕子的种类繁多，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的秉性，有些种类的燕子人们知之甚少，比如北京颐和园里的燕子便是最近几年才被人们逐渐了解的。

颐和园的燕子学名叫北京雨燕，是和家燕不同的品种。雨燕其貌不扬，却有一个神奇的特点：它们一生从不落地，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飞行中度过，即使长途飞得累了，它们也可以睡在风里。研究发现，北京雨燕可以在海拔1000—2200米的高空以每秒8.5米的速度“枕着翅膀睡觉”。

北京雨燕从不落地，并不是它不想，而是源于它天生长了一双不适合落地的脚。和家燕4个脚趾3前1后，适合对握树枝和电线不同，北京雨燕4枚脚趾全部向前。这样结构的脚一是不能对握，二是没有足够的后蹬力。不能对握便无法落在树枝和电线上，脚没有足够的后蹬力，便无法落地，一旦落地便很难起飞，这等同于自杀。所以除了偶尔攀附在古建筑或者悬崖峭壁的垂直面上，它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飞行。

在希腊语中，雨燕这个词是“无脚鸟”的意思。传说中，无脚鸟一辈子都在飞翔，一生中唯一一次着陆的时候便是死亡的时刻。这虽然听起来有点悲壮，但几百万年来雨燕依然乐观地活着，它们在飞行中敏捷地捕捉昆虫，灵巧地掠过湖面喝水，自由自在地谈情说爱，人们从来看不出它们为不能停歇而烦恼过。



北京雨燕虽然与古老的北京城朝夕相伴了千百年，但是每年人们只有在4到8月才能看到它们的身影，过了8月，北京雨燕便神秘消失了，没人知道它们去了哪里。为了解开北京雨燕迁徙之谜，鸟类学家尝试了很多种办法，包括环志、安装卫星定位发射器等，但因北京雨燕体积太小而发生器太重等原因，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。直到2015年，科学家用最新的光敏定位才最终解开了这个谜底。原来，北京雨燕去了非洲！

光敏定位发现，北京雨燕一般在7月底离开北京，经内蒙古自治区往西飞行，沿着天山北麓到达中亚，然后穿越阿拉伯半岛，于11月上旬到达非洲南部的南非、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三国交界的卡拉哈里公园越冬。从北京到非洲一来一回就是3.8万公里，按北京雨燕平均寿命5.5年算，它们的一生要飞越20万公里路程，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一半。

一只重量仅为35—40克的小鸟，居然能跨越千山万水，飞到遥远的非洲，这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。但北京雨燕的智慧就在于它们迁徙的路线像是精心选择的一样。它们避开了青藏高原和天山山脉的阻隔一路向西，直到里海才朝南飞行，而且一路远离海洋，确保飞行安全。有了合理的路线，上万公里的路程更需要毅力和恒心，任何行进途中的杂念都会让这旅途半途而废。无疑，北京雨燕完美地完成了它的使命。

都说燕雀无志，岂不知不是它们无志，而是人们无知。一只看似平凡的鸟儿，却有着崇高的品格和不凡的经历，毫不逊色于广受褒扬的大雁、天鹅，让人不得不为它们肃然起敬，刮目相看。

北京雨燕用它的经历证实了“高手在民间”这个真理，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：下次再见到平凡的人，再也不敢随便贴标签了。

找或邂逅，则很难发现。那里往往只有一两位客人，静静地坐在克莱德曼悠扬的钢琴曲中喝酒。这里的主人也一起享受着浪漫的钢琴曲，不动声色，不喧不闹，脸上是经典的微笑，嘴里拖着“萨瓦地卡”（您好）的长长尾音，似乎没有客人，客人多少，都不那么重要。他们更在乎的，是守候这一份恬静和随意。

我好奇地问主人：“这样的生意能养家糊口吗？”她说，房子是自己的，没有就业的压力，也没有什么生活、养老和看病的压力，挣多挣少都无所谓。风起时静候清凉，雨落时静待花开。主人的生活态度不禁让人羡慕。

清迈的热带水果品种丰富，我们在蔬果市场买的椰子，到了住处才发现，顺手落在了一家摊位上。心想，一定被摊主吃掉或者卖掉了。但几天之后当我们出去游玩，又路过那家水果摊时，主人老远就冲着我们招手——那些水果一个不少，被他从冰箱里拿了出来，送到我们手上。

穿行在清迈古城窄窄的街道上，惬意地体会慢生活的幽静和诗意。偶尔抬头，目光所及，是游泳池旁雕像一般坐了一个下午的外籍老人，是大街上相互依偎的一对亲密伴侣，是小卖店里抱孩子的中年女人，是拉着女朋友手逛街的帅哥，是被一本好书深深吸引的学生……他们礼貌地微笑，会心地点头，感恩地招手。

大家V微语

为什么喜欢他

□张小娟

●有人问：“你为什么喜欢一个人？”我只能说出为什么不喜欢一个人，却说不出为什么喜欢一个人。

●喜欢一个人是一种感觉。不喜欢一个人，却是事实。事实容易解释，感觉却难以言喻。

●爱情是忽然有一个人，我们觉得一见如故，很想靠近他，我们的内分泌忽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很想拥抱他。以后，无论快乐或哀愁，我们也想不起当初为什么爱他。

●只有当我们不爱一个人时，才会找出不爱他的原因，因为我们开始挑剔。任何一个人，只要你去挑剔，一定找得出缺点。越去挑剔，缺点越多，我们便可以说出为什么不喜欢他。

●我们想买一件衣服时，即使发现它有小瑕疵，埋怨几句，也肯将就，因为只有这一件，而且我们太喜欢它了，瑕不掩瑜么！假使我们根本不想买这件衣服，它的小瑕疵便是致命伤。我们更会努力地找出其他缺点，譬如质料不够挺，颜色太鲜艳，向售货员证实，我们不是来混吉的，我有认真考虑过。

●分手可以有很多原因，结合却只有一个原因，原因就是：不需要原因！

手推子

□马未都

儿时最初的理发记忆是理发师使用手推子。每个男孩子幼时几乎都护头，一到理发时就哭闹，至少也会胆怯一会儿。这时理发师就会手执推子在你面前满面笑容地表演一下，反复捏放手中的推子，让其发出嘎嘎油润的响声，最终让你就范，老老实实地焕然一新。

手推子使用久了会有夹头发的现象发生，手艺潮工具旧的夹头发会频频发生，疼痛得很。因为疼痛，下次就更会恐惧，久而久之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我小时候在理发店遇见大哭的小孩是大概率事件，有的哭得和杀猪一样嚎叫，家长在一旁威逼利诱，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。

再长大一点儿自己去理发时，开始有电推子了，那时的电推子都带一条长长的电线，也不知是不好使，还是怕费电，理发师常常拒绝使用电推子，坚持手推子。他会在我眼前先表演似的捏握手中的推子，又拧开上面的螺母，用油壶点上点油。那种小油壶呈漏斗状，小巧精致，壶嘴细如雀嘴，点出一点油来，让推子立刻润滑，发出的声音也变得好听起来。

电推子理发发出的声音持续不断，非常催眠，可手推子却没有这功效，它嘎嘎的声音伴随夹头发的恐惧无时无刻不在，所以你一直处在精神紧张状态之中，不可能有睡意。每次理完发洗头时我都心里庆幸，今天没有夹疼头发，洗完师傅终于放下推子，抄起一把剪刀修饰几下，我趁机瞥了一眼推子，心里猜想，这东西是哪年发明的，谁这么聪明？

正文从这里开始……



一条一条满载海货的渔船靠岸，收桨抛锚。——这是渔民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。收获的成果都在船上呢。

——在汕尾海滩，看到了渔民出海归来，正把一篓一篓的海货搬到岸上。海货里有皮皮虾、大黄鱼、小黄鱼、螃蟹……当然啦，带鱼居多。那刚刚搬上岸的带鱼，就像镀了一层银，光艳无比。海货讲究的是一个字——“鲜”。而“鲜”则意味着要把时间最大限度地缩短。渔民对“鲜”有自己的理解。一些渔民干脆在海滩上就地出售。他们把带鱼倒着悬挂在竹竿上招揽顾客，远远看去好似铁匠铺子里排序分明的刀剑，亮光闪闪。

我出生于科尔沁沙地，小时候没见过海。我对海的认识，源于带鱼。我甚至认为带鱼的腥臭味就是海的鲜味。在北方无论生活怎样拮据，年三十的餐桌上必有一道相当于海鲜的菜——炸带鱼。可是，后来进了城里才知道，带鱼根本算不得海鲜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所见到的带鱼从来就没有活着的——由于海水压力发生变化，带鱼出水便毙命了。何况，我们吃的带鱼不知道辗转周折经历多少环节了。但是，炸带鱼确实好吃。外焦里嫩，香味诱人。——这是我们那些沙区孩子一年的盼头之一。

炸带鱼，不知勾出了多少我童年的哈喇子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单位搞福利，往往发带鱼。用报纸包着，每人三五条。办公室弥漫着带鱼的腥臭味，三五日不散。那时候，看一个单位怎么样，判断的标准——发不发带鱼、带鱼的宽窄程度、发带鱼的次数。

若听说，某某单位经常发带鱼，带鱼个头又长又宽，肉也厚——大家一定很羡慕那个单位。若本身就在那个单位工作，那是很光彩很有面子了。今天，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吃上一顿炸带鱼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。

汕尾渔民告诉我，带鱼是吃肉的鱼，生性凶猛、贪婪。白日里在深水中潜伏，夜晚或者阴天，便浮游到海面水域追逐猎物。吃小鱼，吃乌贼，吃虾米，也吃自己的同类。据说，带鱼在海里，不游动时就保持竖立的姿势，靠扇动鱼鳍保持平衡。

早先，有经验的渔民常常利用它贪婪的本性，钓带鱼。——“此鱼八月自外洋来，千百成群，渔户率以干带鱼肉一块做饵钓之。一鱼上钩，则诸鱼相衔不断，掣取盈船。”这是清人对渔民钓带鱼情景的描述。一鱼咬钩后，另一条鱼会咬住它的尾巴，被一起拽出水面。——这就是带鱼同类相残的特性。瞧瞧，钓到一条，就可轻易地像拉绳子一样拉出一个长串。用不了几个时辰，带鱼就装满船舱了。

今天，我们食用的许多海产品都是养殖的，但是带鱼并没有人养殖，都是野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带鱼养殖的成本远高于海洋捕捞的成本，何必呢！加之每年带鱼的捕获量相当大，客观上，就没有人动脑筋费力气去养殖了。

然而，汕尾渔民告诉我，表面看，带鱼的捕获量似乎没有减少，但渔网的网眼越来越小，捕到的带鱼的个头越来越小，倒也是事实。过去，大个的带鱼有三十几斤重，一二十斤重的常见，现在捕获的带鱼，细如皮带。甚至，生下来不到一年的幼鱼也被捕获了。

海洋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？很多时候，当危机到来之时，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危机。或许，那种“带鱼连尾”的情景，早已成为遥远的传说了。

谈天说地

带鱼生猛

□李青松



海外风情录

在清迈的余晖里

□吕高排

清迈的黄昏来得迟，走得慢。与北京时差晚一个小时，泰北小城清迈的余晖姗姗到来。太阳慢吞吞的，依旧没有离开的意思，似乎是留恋这干净的天空、这美丽的小城，抑或是这里闲适的生活。太阳一点一点下滑，像商场里闲逛的女子，东瞅瞅西看看，不急不慌，不温不火。明明打烊的时间到了，脚步却依旧不情愿挪动。

狗似乎得了瞌睡病，不分场合、不分时间地睡着。在清迈古城宁静的小街上，它四仰八叉、随心所欲地躺在路正中央，丝毫不顾忌别人的眼神。

我们住的民宿，在湄公河下游的湄平河畔。院落不大，像个小酒吧，颇富情调。这里多半时间只有一只黄狗和一只黑猫坚守。不知因为长相还是性格，黄狗叫馒头，粗犷又实诚，从不乱叫；黑猫叫FLOWER，温柔又秀气，是个“女孩”。客人来了，馒头和FLOWER都很热情，馒头走在最前面，给客人带路。等客人走进房间，它就悄然离开了。FLOWER则调皮得多，在客人推开房门的瞬间，它迅速地跑进屋子，跳到床上，盘腿端坐，以示自己在这里的地位。

日子总在平淡中划过，又在缓慢中体会深刻。护城河两岸，灯红酒绿，热闹非凡，但那些隐藏在古城小街上不为人知的店铺，不论是民宿还是酒馆，若不刻意寻